

Katherine Neville

棋之谜

The Eight

[美] 凯瑟琳·内维尔 著 路旦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712.4/363

2008

Katherine Neville

棋之谜

The Eight

[美] 凯瑟琳·内维尔 著 路旦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1615 号

Katherine Neville

The Eight

Copyright © Katherine Neville
Copyright licensed by Frederick Hill Bonnie Nadell Literary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棋之谜/(美)内维尔著;路旦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02-006707-7

I. 棋... II. ①内... ②路...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850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特约策划:吴文娟
封面设计:张志全

棋 之 谜

Qi Zhi Mi

[美]凯瑟琳·内维尔 著
路旦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28 千字 开本 880×1 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2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978-7-02-006707-7

定价:35.00 元

棋如人生。

——鲍比·费歇尔

人生如棋。

——本杰明·富兰克林

目录

第一章	防御	1
第二章	后翼兵4	16
第三章	平稳之着	24
第四章	侧翼出动	38
第五章	一盘棋	57
第六章	后的兑子	86
第七章	马的车轮	102
第八章	马的巡游	120
第九章	祭品	132
第十章	兵分两路	158
第十一章	兵的挺进	166
第十二章	中盘	180
第十三章	中局	194
第十四章	岛屿	220

第十五章	局势分析	251
第十六章	沙漠之声	264
第十七章	魔山	283
第十八章	车	297
第十九章	王之死	312
第二十章	黑后	341
第二十一章	迷失的大陆	353
第二十二章	被迫移动	381
第二十三章	白色王国	390
第二十四章	第八棋格	409
第二十五章	暴风雨前的寂静	424
第二十六章	暴风雨	435
第二十七章	秘密	455
第二十八章	残局	471

第一章 防御

人们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追求。他们如果支持追求，就会被人们理想化，被人们视作勇敢或纯洁的象征；他们如果反对，就会被人们丑化，被人们视作邪恶或懦弱的化身。

因此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的道德对立面，就像棋局中的黑棋和白棋。

——诺斯罗普·弗莱^①《批判的解剖》

法国蒙特格朗修道院

一七九〇年春

道路上走来了一群修女，她们的头巾像巨型海鸟的双翼，在她们脑后飞舞。她们优雅地穿过镇中的一座座大石门，看着鸡群和鹅群扑扇着翅膀，溅起水坑中的泥浆，匆匆逃离她们前进的道路。这里的山谷每天清晨都笼罩在黑压压的迷雾中，修女们两人一排，穿过这黑压压的迷雾，默默地朝上面山丘中发出深沉钟声的方向走去。

人们把那一年的春天称作“流血之春”。那一年，樱桃树早早地开了花，甚至早在高山上的积雪还没有消融之前。湿润的红色花朵压弯了细嫩的枝条。有人说樱花这么早就绽放是个吉兆，象征着漫长严冬之后的复苏。然后，一场场冰冷的雨水接踵而至，将花朵冻在了枝头上。整个山谷到处可见

① 弗莱(1912—1991)，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著有《可怕的对称》和《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等。

带着褐色霜冻痕迹的红花，就像流血已经结成了痂的伤口。据说这又是一种兆头。

蒙特格朗修道院高耸在山谷之上，宛如山顶一块突兀的巨石。这座堡垒式的建筑已经与世隔绝了近一千年。六七层墙壁层层叠加，在原有的石头日久天长风化腐蚀之后，人们又在外边建起了新的墙壁，并配以拱形扶垛。结果，这座修道院就成了一个凝重压抑的建筑大杂烩，光是其外表就引起了人们对这地方的种种谣传。这座修道院是法国最古老而且保存最完好的教堂建筑，它还有着古老的咒语，但这个咒语即将被重新打破。

低沉的钟声在山谷中回荡，仍在田野中忙碌的其他修女一个个抬起头，放下手中的钉齿耙和锄头，穿过一排排整齐的樱桃树，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修道院走去。

修女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两个年轻的见习修女瓦连廷和米勒尔，只见她们手挽着手，靴子上沾满了泥浆，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这两位见习修女与排成整齐队伍的其他修女格格不入。米勒尔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头红发，两腿修长，双肩宽阔，看上去更像一个健康的农村姑娘。她在修女服的外面系了一条厚厚的围裙，头巾下零星露出几缕红色的鬈发。走在她身边的瓦连廷虽然个子与她相仿，却显得弱不禁风。她那白皙的皮肤几乎到了半透明的地步，而瀑布般垂落在她肩膀四周的淡金色秀发更加衬托出了这种白皙。她将自己的头巾塞进了修女服的口袋里，极不情愿地走在米勒尔身旁，靴子在泥浆中趿拉着。

这两个年轻姑娘是修道院中年纪最小的修女，也是表姐妹，童年时就在肆虐法国的那场可怕的瘟疫中失去了双亲。瓦连廷那位年迈的祖父德·雷米伯爵临终前将她们托付给了教堂，并留下一大笔财产，以确保她们得到照料。

两个姑娘从小一起长大，这自然在她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分隔的纽带，而现在两个人又都到了青春绽放的年龄。修道院院长常常听一些年长的修女抱怨，说两位姑娘的举止与修道院不拘言笑的生活格格不入，但院长心里明白，年轻人的这种快乐精神易抑制而不易压制。

院长对这两位失去双亲的表姐妹也有一定的偏爱，但这无论从院长的为人还是从院长的职位来看都实属罕见。如果那些年长的修女得知院长本人童年时也曾有过类似的真诚友谊，而后便与自己的童年女友天各一方，永不相见，她们一定会感到很吃惊。

这一刻，在这陡峭的山路上，米勒尔将几缕不太听话的红色鬈发塞回到

头巾里，然后猛地拉了一下表妹的胳膊，想给她念叨念叨迟到的罪过。

“你要是再这样拖拖拉拉的，院长嬷嬷又会让咱们悔过了。”她说。

瓦连廷抽回自己的胳膊，站在地上转了一圈。“一到春天，这地方到处都是水，”她舞动着胳膊，差一点从悬崖边上摔下去，米勒尔赶紧拉着她走上那条暗藏危险的斜坡。

“外面到处生机勃勃，我们为什么非要被关在这死气沉沉的修道院里？”

“因为我们是修女，”米勒尔撅着嘴说，同时加快了脚步，手紧紧地抓着瓦连廷的胳膊。“我们的职责就是为所有人祈祷。”然而，从山谷谷底升起的温暖雾气夹带着浓郁的芬芳，给四周的一切洒上了櫻桃花的芳香。米勒尔竭力不去理会这一切在自己体内引起的骚动。

“谢天谢地，我们还不是正式修女，”瓦连廷说，“我们在发愿之前还只是见习修女，也许还能在最后一刻逃过这一劫。我听那些年长的修女在小声嘀咕，说当兵的正在法国到处游荡，抢夺所有寺院的财产，还把僧侣们驱赶到一起，押解到巴黎。也许会有几个当兵的来到这里，把我也押解到巴黎去，然后天天晚上带我去听歌剧，用我的鞋子当酒杯来喝香槟！”

“当兵的可不总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可爱，”米勒尔说，“毕竟他们的任务是杀人，不是请人去听歌剧。”

“他们还干别的！”瓦连廷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嗓音。她们已经来到了山顶，这里的山路宽了很多，也平坦了很多。道路上铺着石板，看上去很像一些较大城镇里宽阔的大街。道路两旁生长着一些巨大的柏树，高耸在一望无际的櫻桃园之上，庄重肃穆，却也像这修道院一样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瓦连廷凑近她表姐的耳朵，悄声说道：“我听说那些当兵的会对修女做可怕的事！如果有当兵的碰到修女，比方说在树林里，他就会立刻从裤子里掏出来一样东西，把它插到修女身上，然后摇晃。等他忙完后，这个修女就会有宝宝！”

“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米勒尔提高了嗓门。她从瓦连廷那里抽回了胳膊，竭力忍住挂在嘴角的笑容。“依我看，你太没规矩了，真不配当修女。”

“我这么多年来不就是这么说的吗？”瓦连廷承认道。“我宁愿给某个当兵的做新娘也不愿意一辈子厮守着耶稣。”

这对表姐妹渐渐走近了修道院，她们可以看到每道大门前都种着四条双排柏树，刚好构成十字架的图案。她们行色匆匆，周围的迷雾越来越浓，树木也越来越将她们团团包围。她们穿过修道院大门，走过宽敞的庭院。她们走到通向修道院正厅的高大木门前时，钟声仍然在回荡，听上去像划破

浓雾的丧钟声。

姐妹俩分别在门前站住脚，刮掉沾在靴子上的泥浆，然后匆匆穿过高大的正门。两个人都没有抬头去看正门上方石拱上用粗糙的法兰克语字母雕刻出的铭文，但她们都知道那铭文写的是什麼，因为那两句话铭刻在她们的

心中：

诅咒拆毁这些墙壁的人

只有上帝之手能控制王

铭文的下方用巨大的印刷体刻着“卡洛鲁斯·马格努斯”。正是这位马格努斯建造了这座修道院并且诅咒任何胆敢摧毁它的人。这位一千多年前统治法兰克帝国的最伟大的君主被全法兰西人称作查理曼^①。

修道院的内墙潮湿阴冷，深黑色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院内有一个个静修室，见习修女们在里面轻声祈祷着，念珠上的“万福马利亚”珠、“荣耀”珠和“主祷文”珠的清脆撞击声清晰可辨。趁着最后几个见习修女对着祭坛下跪的当口，瓦连廷和米勒尔匆匆穿过小礼拜堂，顺着飘到她们耳朵中的窃窃私语声来到了祭坛后，通向院长嬷嬷书房的小门就在那里。一位年长的修女正心急火燎地催促最后几个落在后面的修女赶紧进去。瓦连廷和米勒尔相互对视了一眼，然后走了进去。

以这种方式被传唤到院长的书房确实非同寻常。绝大多数修女都没有被传唤来过这里，少数被传唤来的通常也是因为行为失检，其中就包括常常受到责罚的瓦连廷。可是修道院敲钟是为了召集所有修女，难道她们会同时都被传唤进院长嬷嬷的书房吗？

书房很大，但屋顶很低。瓦连廷和米勒尔进去后看到修道院所有修女确实都聚集在了里面。五十多个修女坐在院长写字台对面放着的一排排长木凳上，个个都在低声交谈，显然人人都觉得现在的情况有些怪异。看到这姐妹俩进来时，其他修女全都抬起头来，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这对表姐妹坐到了最后一排木凳上，瓦连廷紧紧抓住米勒尔的手。

^① 查理曼(742? —814)，即查理大帝，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扩展疆土，建立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这是怎么回事？”她悄声问。

“我看是凶多吉少，”米勒尔同样低声回答，“院长嬷嬷表情严肃，而且有两个女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屋子的一端有一张巨大的樱桃木写字台，光洁明亮，后面站着院长嬷嬷。只见她满脸皱纹，皮肤粗糙得像羊皮纸，但像这个巨大办公室一样透着威严。她的举止风度有着超越时空的韵味，表明她早已心态平和，然而今天的她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肃。

那两个陌生的年轻女人的手很大，块头也大，像两个复仇天使一样站在院长两边。其中一人皮肤白皙，黑色秀发映衬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另一人长相很像米勒尔，奶油色的皮肤，栗色的秀发只比米勒尔的赤褐色头发略深一点。虽然这两个女人都有着修女的气质，但她们均没有穿修女服，而是穿着毫无特征的灰色旅行装。

修女们全都坐了下来，书房的门也被关上了。等屋子里完全安静下来后，院长开口了。她的声音总让瓦连廷想到干树叶被揉碎的响声。

“我的孩子们，”院长开口道，双手在胸前交叉着，“将近一千年了，蒙特格朗修道院一直屹立在这块岩石上，为人类尽职尽责，也为上帝服务。我们虽然远离尘嚣，却仍然能听到这世界不安的隆隆声。我们这小小的角落最近刚刚接到不幸的消息，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迄今为止一直所享有的这份平安。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女士带来了那些可怕的消息。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亚历山德琳·德·福尔班嬷嬷，”她用手指了指那位黑头发女人，“还有玛丽-夏洛特·科代伊，她们是北方省卡恩圣女修道院的主持，乔装打扮后吃尽了千辛万苦，穿过整个法国来给我们报警。因此，我命令大家仔细听她们叙说，这事关我们所有人的安危。”

院长坐了下来。那位被介绍为亚历山德琳·德·福尔班的女人清了清嗓子后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很低，修女们得支起耳朵才能听到，但她的话却清晰可辨。

“姐妹们，”她说，“我们将要介绍的情况不是说给那些懦夫听的。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到耶稣这里是为了拯救人类，另一些人来到这里则是出于无奈，没有听到上帝的任何召唤。”她说到这里时将她那明亮的黑眼睛直接对准了瓦连廷，羞得瓦连廷面红耳赤。

“无论大家来这里的如何，一切都在今天发生了变化。我和夏洛特修女一路走来时穿过了整个法兰西，经过了巴黎以及沿途每个村庄。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饥饿，而是饥荒。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暴民，为的是能够得到面

包。我们看到了滥杀无辜，看到女人们用木棍高举着砍下的头颅穿过街道，看到了强奸，看到了比强奸更可怕的事情。幼童被杀，有人在大庭广众下被鞭打折磨，然后被愤怒的暴民们撕成碎片……”修女们再也无法保持安静，在亚历山德琳继续讲着她所见到的血腥可怖的场面时，她们的议论声也越来越大。

米勒尔觉得很奇怪，一个献身于上帝的女人居然能无动于衷地讲述这种事。确实，亚历山德琳丝毫没有改变她那低沉、平静的语调，在讲述的过程中声音也没有丝毫颤抖。米勒尔瞥了一眼瓦连廷，看到她睁大了眼睛，正听得入迷。亚历山德琳·德·福尔班等屋子里稍微安静了一些后接着说下去。

“现在是四月。一群愤怒的暴民去年十月从凡尔赛宫绑走了国王和王后，随后强迫他们回到巴黎的土伊勒里宫，将他们囚禁在了那里。国王被迫在《人权宣言》上签字，而这份文件宣布的是人人平等。政府现在由国民公会控制，国王没有任何权力对其进行干涉。我们的国家已经远不止在进行一场革命，我们正处在无政府状态中。更为糟糕的是，国民公会发现国库已空，国王已经使整个国家一贫如洗。巴黎人都相信国王活不过今年。”

坐在长凳上的修女们全都惊呆了，屋里到处都是不安的低语声。米勒尔和瓦连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亚历山德琳。米勒尔轻轻捏了一下瓦连廷的手。书房中的修女们从来没有听人大声说出过这些事，也无法想象这种事情会变成现实。鞭折磨折，无政府状态，滥杀无辜，这怎么可能呢？

院长用手轻轻拍了拍桌子，让大家保持秩序，修女们安静了下来。亚历山德琳这时已经坐了下来，只剩下夏洛特修女一个人站在写字台旁。她说话的声音洪亮有力。

“国民公会中有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虽然他自称是教会的人，却对权力充满了欲望，这个人便是欧坦主教。在罗马教会中，人们都认为他就是魔鬼的化身。据说他天生分趾，而这正是魔鬼的标志；还有人说他喝幼童的血来保持青春，并且主持戏拟弥撒^①。这位主教在十月份向国民公会提出建议，让国家没收教会的所有财产。十一月二日，他的《没收财产法》在国民公会中得到了大政治家米拉波^②的辩护，最终获得了通过。二月十三日，没收行动开始。任何反抗的僧侣都会被逮捕并被关进监狱。二月十六日，欧坦主

① 戏拟弥撒，传说中撒旦崇拜者亵渎神灵的弥撒仪式。

②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当选为出席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1789)，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教被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他了。”

修女们个个大惊失色，交头接耳声变成了惊恐的尖叫声和抗议声，但夏洛特的声音仍然盖过了她们。

“早在《没收财产法》出台之前，欧坦主教就已经调查过了法兰西教会财产的所在地。虽然这项法令具体规定先没收修士们的财产并放过修女们，但我们知道这位主教已经将目光瞄准了蒙特格朗修道院。他的许多调查都是在蒙特格朗周围展开的。这正是我们匆匆赶来要告诉你们的情况。蒙特格朗的财宝绝对不能落入他的手中。”

院长站了起来，将一只手放到夏洛特·科代伊那强有力的肩膀上。她抬头向一排排穿着黑色修女服的修女们望去，看到她们浆洗过的挺括的帽子像落满了野海鸥的大海一样在她眼前翻动，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就是她精心调教了这么久的鸟群，而且是她一旦透露了现在必须道出的秘密后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的鸟群。

“大家现在已经和我一样熟悉了我们的情况，”院长说，“我虽然数月前就知道了我们的危险处境，但我在选定下一条途径之前不想让大家惊慌。我们来自卡恩的姐妹在接到我的召唤后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她们的沿途经历证实了我最担心的事。”书房里一片死寂，除了院长的声音外，周围听不到任何声响。

“我已经上了年纪，也许上帝会更快地召唤我去他的身旁。我进入这座修道院时所发的誓言不只有对上帝的誓言。将近四十年前，当我成为蒙特格朗修道院院长时，我还发誓要保守一个秘密，如果必要的话甚至要不惜牺牲我的生命来保守这个秘密。现在是我恪守承诺的时候了，可我这样做时必须与你们每个人分享这个秘密的一部分，并且要求你们同样发誓保守这个秘密。我要讲的故事很长，如果我讲得很慢，那你们必须有耐心。等我讲完后，你们就会明白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必须做要做的事。”

院长停了下来，从眼前桌上的银杯里喝了一口水，然后接着说下去。

“今天是公元一七九〇年四月四日，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多年前，也是四月四日。这个故事是我的前任告诉我的。自从这座修道院建成之后，历任院长在即位时都将从她的前任那里听到这个故事。我现在把这故事讲给你们听……”

院长的故事

公元七八二年四月四日，亚琛的东方宫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典，庆

祝查理曼大帝的四十寿辰。他召集来了帝国所有的贵族。中央庭院有着马赛克圆顶，周围是一排排圆形楼梯，所有这些地方以及所有的阳台上都摆满了从异地运来的棕榈树，挂满了花环。大厅里悬挂着金银灯笼，回荡着竖琴和长笛的乐声。朝臣们身着紫色、深红色和金色服装，在童话般的杂耍、逗乐小丑和木偶表演中穿梭。熊、狮子、长颈鹿和一笼笼鸽子被带进了庭院。这种热闹的场面持续了数周，人们都在期盼着国王寿辰的到来。

庆典的高潮自然是查理曼寿辰的那一天。这天早晨，国王来到了主庭院中，簇拥在他周围的是他的十八个孩子、王后以及他最宠信的朝臣们。查理曼的个子高得出奇，有着骑手和游泳高手才具备的那种修长身材和优雅风度。他皮肤黝黑，头发和胡子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黄。他身上无处不透着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勇士和统治者的气质。他穿着一件朴素的羊毛衣，外面套着非常合身的貂皮大衣，佩带着时刻不离身的佩剑。他穿过庭院，招呼着每一个臣民，命令他们随意享用放在大厅四周、压得下面的木板嘎吱作响的那些美味佳肴。

国王为这日子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他这位战场上的谋略大师对一种游戏情有独钟。这种游戏也被称作战争游戏、王者游戏，这便是象棋。在他四十岁寿辰这一天，查理曼提出要与自己王国中最杰出的棋手对弈，这位棋手是个士兵，名叫“法兰克人加林”。

加林在震耳欲聋的号角声中走进了庭院。杂技演员们在他前面为他开道，年轻姑娘们在他的脚前撒下棕榈叶和玫瑰花瓣。加林很年轻，身材修长，皮肤白皙，表情严肃。这位西部军队中的士兵有着灰色的眼睛，看到国王起身迎接他，他赶紧跪了下来。

八名摩尔人装束的黑人仆人肩抬着整副棋具走进了大厅。这八个人以及他们抬进来的棋盘是巴塞罗那的穆斯林总督伊本-阿尔-阿拉比送给查理曼的礼物，以感谢查理曼四年前帮助他战胜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人。查理曼最喜爱的战士罗兰，也就是《罗兰之歌》的主人公，就是在那场著名的战斗中撤退到纳瓦尔的隆塞斯瓦尔山口时阵亡的。正是由于这不幸的联想，查理曼从来没有用过这副象棋，也从来没有让他的臣民看到过这副象棋。

当这副精美绝伦的象棋被放到庭院中的桌子上时，整个朝廷都惊叹不已。虽然这些棋子出自阿拉比工匠大师之手，但一个个都带着印度和波斯祖先的影子，因为有些人相信象棋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就出现在了印度，然后于公元六四〇年随着阿拉伯人征服印度经波斯传到了阿拉伯

世界。

棋盘每边长一米，全部用金银打造而成。棋子用贵重金属丝做成，上面镶嵌着未经切割但打磨得很光滑的红宝石、蓝宝石、钻石和绿宝石，有些大如鹤鹑蛋。这些棋子在庭院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仿佛它们从内射出光线，让观看的人神魂颠倒。

被称作王的那枚棋子高十五厘米，形象是一个头戴王冠的男人，骑在大象背上。后坐在一顶有篷的轿子上，轿子四周饰满了各种珠宝。象的背上有鞍具，装饰着各种稀有宝石。马的造型则是阿拉伯野马。车被称作“鲁克克”，这是阿拉伯词，意思是“战车”，造型是巨大的骆驼，背上驮着宝塔似的椅子。兵则是一些七厘米高的步兵，眼睛由小宝石做成，剑柄上装饰着宝石。

查理曼和加林分别走到棋盘的两边，然后查理曼举起一只手，说了几句话，让朝廷中熟悉他的人大为震惊。

“我来下个赌注，”他说，声音有些怪异。查理曼不是那种喜欢下赌注的人，因此朝臣们不由得面面相觑。

“如果士兵加林获胜，我将把王国从亚琛到比利牛斯山巴斯克地区的疆土赐给他，并且将我的长女嫁给他。万一他输了，那么黎明时他必须在这庭院中献上自己的人头。”

四周一片哗然，人人都知道国王非常爱他的女儿，曾经请求她们在他的有生之年永远不要出嫁。

国王最亲密的朋友勃艮第伯爵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拉到了一旁。“这叫什么赌注？”他低声说。“这种赌注只能用在某个野蛮的苏格兰人身上！”

查理曼坐到桌子旁。他似乎处在一种恍惚状态中。勃艮第伯爵怎么也无法理解，加林本人也茫然不知所措。他凝视着伯爵的眼睛，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到了棋盘旁，接受了这份赌注。双方猜棋，结果运气似乎站在了加林这一边，他猜到了白棋，因而有了先走的优势。棋局开始了。

也许是气氛过于紧张，随着棋局的发展，两位棋手移动棋子时都带着一股力量，都极其精确，完全超出一般棋局的概念，仿佛棋盘上方盘旋着一只无形的手。甚至那些棋子有时也看似在自己移动。两位棋手默默地坐在那里，脸色苍白，朝臣们则像幽灵一样在他们周围晃动。

棋局进行了近一个多小时后，勃艮第伯爵注意到国王的举止有些反常。他眉头紧锁，似乎心不在焉。加林也显得出奇的焦躁不安，动作快而急，额头上布满了冷汗。两位棋手的眼睛都紧紧盯着棋盘，仿佛无法将目光移开。

突然，查理曼惊叫一声跳了起来，撞翻了棋盘，把所有棋子撞到了地上。朝臣们赶紧退后让出一个圆圈。国王勃然大怒，像一头野兽那样扯着自己的头发，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加林和勃艮第伯爵赶紧冲到他身旁，但他挥拳将他们赶走，最后还是六个贵族出手才按住了他。当他最终平静下来后，他迷惑地环视着四周，仿佛刚刚从长睡中醒来一样。

“陛下，”加林轻声说道，然后捡起地上的一枚棋子递给国王，“我们就下到这里吧。棋子已经全乱了套，我一步也回忆不起来。陛下，这副摩尔人的象棋让我害怕。我相信它具有有一种邪恶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使您拿我的生命作为赌注。”

查理曼坐在椅子上，疲惫地将一只手放到自己的额头上，但是没有说话。

勃艮第伯爵小心翼翼地：“加林，你知道国王不相信这些迷信，他认为只有异教和野蛮人才相信迷信。他严禁在宫廷里进行巫术和占卜活动……”

查理曼打断了他，但他的声音非常虚弱，似乎他已疲惫到了极点。“如果我自己军队中的士兵们相信巫术，我还如何用基督教来启蒙欧洲呢？”

加林说：“这种魔力从亘古时候起就流行于阿拉伯和东方各地。我既不相信，也不懂，可是……”他弯腰盯着国王的眼睛，“你也感觉到了。”

“烈焰的怒火吞噬了我，”查理曼承认道，“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的感觉就像作战的早晨士兵们要冲向敌军一样。我无法解释。”

“可世界万物都有其原因，”加林的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他回过头，看到自己的身后站着一位摩尔人，是将象棋抬进屋的那八个人之一。国王点头示意那摩尔人继续说下去。“从我们的发源地诞生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名叫巴达威，意思是‘生活在沙漠中的人’。这些人将以血作为赌注视作最荣耀的事。据说只有以血作为赌注才能清除掉‘哈布’，也就是天使长加百利从穆罕默德胸中清除掉的人类心脏上的污点。陛下在棋盘上下了血腥赌注，以一个人的生命作为赌注，而人的生命是最高形式的正义。穆罕默德说过，‘国可不信伊斯兰，但国不可无正义。’”

“以血作为赌注始终是罪恶的赌注，”查理曼说。加林和勃艮第伯爵惊讶地看着国王，因为国王本人不是仅仅在一小时前下过这种赌注吗？

“不是！”摩尔人固执地说。“一个人能够通过血腥赌注得到‘古它’，也就是人间的天堂绿洲。如果有人在沙特兰吉棋盘上投下这样的赌注，那么执行‘萨尔’的将是沙特兰吉本身！”

“陛下，沙特兰吉是摩尔人给象棋起的名字，”加林说。

“那么‘萨尔’呢？”查理曼问。他慢慢站了起来，高大的身材如高塔般耸立于周围每个人之上。

“复仇。”那个摩尔人毫无表情地说，然后鞠躬，后退了一步。

“我们再下一盘，”国王大声说道，“但这次不下赌注。我们为对这种简单游戏的热爱而下棋。那些野蛮人和孩子们编造出来的愚蠢的迷信不足挂齿。”朝臣们开始重新将棋子摆好，屋里到处都是如释重负的窃窃私语声。查理曼转身对着勃艮第伯爵，抓住他的手臂。

“我真的下了那样的赌注？”他轻声问道。

伯爵颇感意外地看着他。“当然是的，陛下，您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国王忧伤地说。

查理曼和加林重新坐下来下棋，双方经过一番天昏地暗的厮杀后，加林取得了胜利。国王将巴斯克比利牛斯地区的蒙特格朗赐给了加林，并且封他为蒙特格朗的加林。加林高超的棋艺让国王深感高兴，他主动提出要为加林修建一座要塞来保护后者所赢得的领地。多年后，国王将他们那次对弈时使用过的精美绝伦的整副象棋作为特殊礼物送给了加林。从此以后，它就被称作“蒙特格朗棋”。

“这就是蒙特格朗棋的故事，”院长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她扫视着面前这群沉默不语的修女。“多年后，蒙特格朗的加林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将自己的蒙特格朗领地赠给了教会，要塞从此就变成了我们的修道院。他还将被称作蒙特格朗棋的那副著名的象棋赠送给了我们修道院。”

院长停了下来，似乎拿不定主意是否继续说下去。她最后重新开口道：

“但加林一直相信蒙特格朗棋与某个可怕的诅咒有关，早在这副象棋转到他手中之前，他就已经听到过谣言，说它与邪恶有关。据说查理大帝本人的侄儿夏洛就是在用这副象棋下棋时被杀的，而且关于流血、暴力乃至战争的一些怪异传说也与这副象棋密不可分。”

“大家还记得那八名摩尔黑人，当初正是他们从巴塞罗那将这副象棋送到了查理曼的手中。当这副象棋被送给蒙特格朗的加林时，他们请求查理曼允许他们陪伴这副象棋去蒙特格朗，国王同意了。不久，加林得知有人夜间在要塞里举行神秘仪式，他可以肯定这些仪式一定与那些摩尔人有关。加林越来越害怕自己得到的这个奖品，仿佛它是魔鬼撒旦的某种工具。于是，他将这副象棋埋在了要塞中，并且请查理大帝在这堵墙上刻了一句咒语